

也 斯：椅上青 (第1期)

苔痕爬上了台階
胖婦人坐在椅上吹乾頭髮
濕濕溽熱逐漸變成涼爽
池塘生長了春草
技工坐在長凳上抽一根煙
半天的勞累在空中舒散

圓柳變成鳴禽
白領午休拿起几上的漢堡
抬頭在高夾縫樓尋找飛鳥影子
草色映進了眼簾
打字小姐修理呆鈍麻木的電腦
侍從從鋼灰的心懷裏泛出嫩葉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二日

關夢南：我此刻的平靜（第1期）

抱住個孫
坐在小公園的長椅
我其實與隔鄰
看報的小老頭無異

我此刻的平靜
也如他的平靜

記起廣州的往事
祖母懷抱我
坐在晚上的珠江邊
看螢火船的小火船
載住夜歸人的夢

微風吹過
我微涼的驢頭
我輕輕撥去
衣衫的殘葉與落花

小老頭收起了報紙
我抱起孫兒
他向彌敦道走去
我橫過
界限街的馬路

王良和：在索布朗的教堂裏寫詩（第14期）

樸素的教堂
在我行旅快將結束的時刻
用祂殘損的泥牆、剝落的磚身
包覆著我疲倦痠軟的身體
被聖壇半遮著的彩窗
尖頂的圓像菊花，而下面
金色的藤蔓向自我的內心渦漩
盤成一個個、一排排金色的聖圓
大地的種子開出高貴、神聖的花葉
生生不息，高升到雲霄
陽光從窗外透進來
這教堂的內心沒有秘密
明亮、通透，白色的蠟燭隨時
用自己的膏油放出光明
響著輕柔的聖樂
歌聲中「和」字溫柔的拖音
像提醒我：仁愛、寬容、和諧
而突然一聲持久的鐘響
不知從教堂內還是教堂外傳來
然後是人語的笑聲
穿過門牆和密封的窗

樊善標：喜劇（第24期）

快到農曆新年的時候
我在賀喜教授的香港殖民時代
歷史講座上，領會了喜劇的意義
儘管這決不是她的本意

引自伊麗莎白·冼教授的著作

《權力與慈善》：

十九世紀鼠疫流行期間
總督派遣特使調查華人民間醫療情況
回報說，病人並排躺在房間的泥地上
侷促黑暗，沒有合乎最低衛生標準的照料
其中一個房間，管理人說，有兩具屍體
特使檢查後，發現一具是活的

幻燈一閃而過，我趕緊抄下書名
內容只好半回憶半想像
觸動我匆忙摸出紙筆，是喜劇般的感覺
既然屍體又活過來了
既然那是遙遠的殖民時代
我們都活過來了，陷在柔軟的椅子裏
聽著似真似幻的奇聞
唯一不太像喜劇的

是這首詩完全寫實
包括所有時間和人名

何自得：致寫族譜的人（第24期）

灌溉過的果樹或已成
柴枝與木炭，我祖我父
鋪砌的磚瓦散落一地

被放逐的名字，族譜不記載的分支
子姪散居繁衍於遠處及更遠處
放下昨天的姓氏，放下擔子不寫家書
不緬懷也不被記起。正好免於某天
有人按名單逐戶翻開孩子的被窩

紅木飯桌瓦礫中塌陷
雨點劈劈拍拍打落雲石桌面
像叔伯們打天九的聲響

祖墳沒有位置，我們的灰燼
路上飄散、混和雪霜，落在
未知的土壤，滋養麥田也滋養高粱
再沒頭顱，就不害怕破墓者以鐵枝
量度天靈蓋與眼窩間的距離

瓦礫隙縫間長出蒲公英
與芒草，鵲鶴飛過，遺下
不知名的種子

麥樹堅：牠們二題（第24期）

（一）

螞蟻在外面死了——

例如被風吹入河道，戰鬥時被其他昆蟲吃掉

每天數量龐大。蟻后不寫史書

待產的腹也記不住任何一隻

的名字。但牠們都曾用齒、用幼小的前肢建造

蟻窩。窩裏有全族分享的食糧

有未來的卵與若蟲

活著的螞蟻合力抬一條帶刺的蚱蜢腿

也許只一晝夜，分擔重量的同類

便輾壓成一股氣味。那些斷肢、年老

的成員，預知時日無多

便按照天空的雲圖到更遠處覓食

若安全歸來，便以見聞

電擊小蟻的觸角

數年壽命的螞蟻

堆起過百年的蟻窩

興盛的蟻窩比騾一樣的人高

觸及風的指尖

（二）

在石質的海床滾動多時，牠終於

一口咬住對方

水流沒有穩定過

牠們一起擺動鰭翅保持平衡

重壓，無光，水冷，時間歸零

靠著宿主額上的燈
牠看到茫茫，和茫茫中的
能裹腹的小東西
牠的牙痠軟，下顎已沒入宿主的骨中
彼此
經絡相連。宿主以心臟攻取
牠的眼、腮和尾巴
成為沒有意識的肉突
（溫暖的陸上，艾草松雞有氣囊
孔雀有翎，獅有鬃）

男人夢到鮫鱗而醒來
黎明未至，胸口抑壓
惺忪中欲翻身
才感到軀體只佔雙人床的三分之一